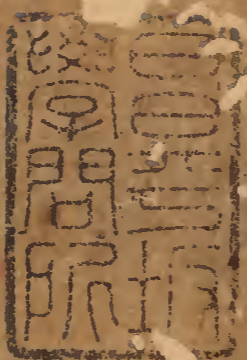


泰退溪集



|      |    |   |   |
|------|----|---|---|
| 漢書門  |    |   |   |
| 一〇七二 | 七二 | 二 | 類 |
| 四    | 七  | 一 | 號 |
| 冊    | 架  | 二 | 函 |
| 八    | 冊  | 二 | 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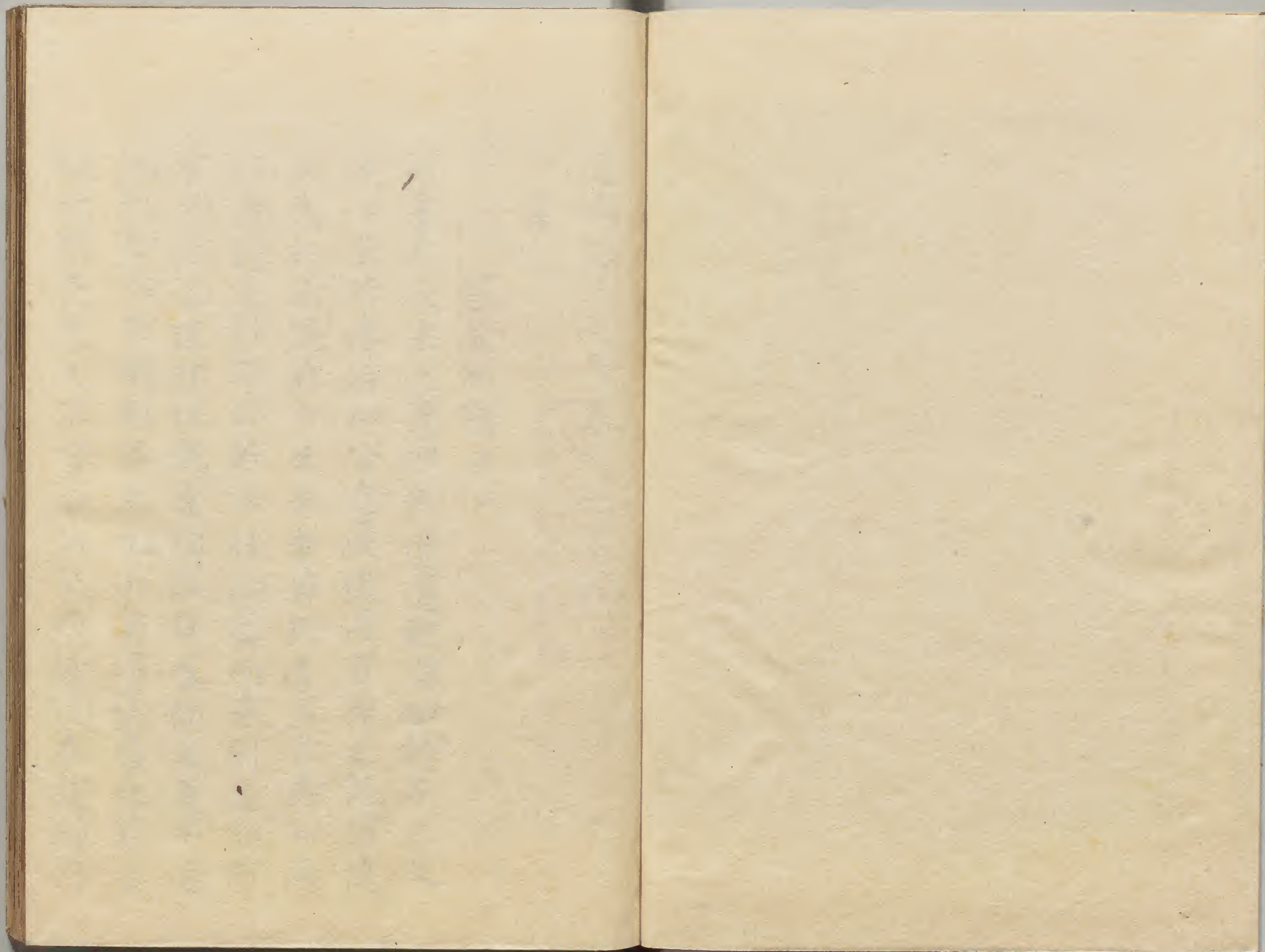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漢    | 七 | 二 | 類 |
| 書    | 二 | 一 | 號 |
| 冊    | 二 | 一 | 函 |
| 架    | 八 | 二 | 架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10724 |      |
| 冊數   |   | 28    | (16) |
| 函號   |   | 318   | 172  |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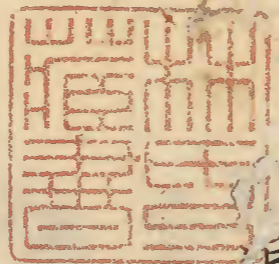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退溪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九

書



而精壬戌

前書有欲來之意謂於遠道難得如計而已及  
聞士敬所傳始知公意欲俟滉可否之報然後  
決為行止滉前日云云者苦於多言欲與公兩  
作避謗之計耳公若不計他虞而來則滉亦何  
有固拒之理耶但滉在陶山自春初至夏半過  
此六七八三朔則否又九十兩朔復居之若至  
臘兩朔畏寒又不可居公來須趁滉在彼時乃

可溪上茅齋有失牽補殆不可居也深衣幅巾  
制度不成模樣雖云末世失其制或不至如此  
之異恐彼市人惟知取利不知而胡造故也姑  
置置以待他日而論如何

答金而精

韓永叔用薦人仕非競得之比又換得間地未  
知終如何處之耶今年與公無相見之期每以  
懸馳知公志尚甚佳但於學問蹊徑殊未有正  
當發軔進步處不審年來所得復如何既有其  
志須有其實恐不當因循前卻卒無所成而徒

取俗猜也

答金而精 癸亥

見正月十九日書知春來動止佳勝良慰阻懷  
擬尹事出於慮外幸而得免若使不免則處之  
極難執論之言誠合理也且聞閔祭酒警策之  
言深荷見愛之厚但吾以垂死老病竊伏田里  
寄空名於朝列有何利益而不欲辭耶只緣前  
益戊午因陳疏請遞大致蹭蹬不得已扶曳為  
入都之行且前後懇乞不止數十餘次頓無從  
願許罷之望反有狼狽之事以此惶恐自去年

因召舍陳辭後更不敢出意乞辭直欲待物  
論之激而劾罷之為幸耳吾之勢難如此宜手  
君之聞此說而未安也春水之言何必云云此  
已非晦默僻處之意何用更求發軔處針病耶  
故為君之計不如先以其言也詎為第一義此  
刘元城所得於温公之法如何如何所諭金秀  
才說中方寸圖果如君所疑僕答書內亦有數  
十語說破其病矣旋覺吾說自未免有病故抹  
去之耳非以金說為得也

答金而精

黃錦溪晚嗜此學未究厥志而青年死於道路  
痛不可言飯耕之計不知果遂否知公在都下  
多上人口舌殊可念也如欲晦嘿僻處莫善於  
此計莫樂於此境因安道知有往來京外之意  
然則未得為全隱未盡善也而勢有不得已者  
此則無如之何然比之恒在喧々中其患當減  
分數也至如不欲赴舉事愚意恐不必如此也  
君何不勉做工以副魏定之望而必欲不赴耶  
然此亦在君自量而處之他人何能與哉

答金而精

京鄉去就及赴舉等事論意皆當金龍仁處報  
書及別幅同封以去傳致為幸其所要坎齋記  
銘病餘不得依副為愧山野之云雖使有之自  
有真山野人當之決非贈廢棄之物所可指  
擬公何過慮之如此此亦受人議笑之資幸勿  
復云鄭右尹處贈詩果有之但澁之贈詩已晚  
而鄭公又不用吾言今欲追徵其詩復何用耶  
可之別紙錄詩可以傳致相與一笑也

荅金而精 甲子

澁病餘心為益耗於此一事不得盡意奈何

國本虛位朝野痛心 宗系改正遼當其後少  
慰輿情其未盡改者後豈無時耶

荅金而精

聽松誌銘事使澁有可作之手無出分之礙吾  
何敢託故強辭於斯人之事哉澁自知甚明重  
以病廢窮鄉而妄欲擔當此等事則其終有甚  
難處者向者趙松岡之子千里為來猶不敢應  
副今聽松之子雖來豈敢独應之手須以此意  
為我善辭至望至望心性等說恐犯他眼以招  
時謗久闕酬荅恨愧

別紙

示喻主敬觀理之功互相妨礙而心與事違以是為未熟之故甚善甚善朱先生謂陳安卿曰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佳了也須從這裏更暑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安資深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又謂曰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

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今以此兩條言之到那熟時始可以無妨礙之病然於克復存養之功不能真積力久而歆望到熟如何異不種不耘而望田之有熟乎心先動性先動之說竊恐未然蓋心具此理而能動靜故有性情之名性情非與心相對而為二物也既曰非二物則心之動即性之所以然也性之動即心之所能然也然則何以不可分先後耶心非性無因而為動故不可謂心先動也性若心不能以自動故不可謂性先動也故

孟子論四端處性情皆以心稱之張子云心統  
性情朱先生亦云動處是心動底是性所謂動  
底者即心之所以動之故非外心而別有性之  
動也至如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說是就心中  
而分理氣言舉一心字而理氣二者兼包在這  
裏與來喻心對性為言者自不同也

荅金而精

來諭曰心性雖曰俱動而動之端倪似有先  
後又引鄙說云云而曰此兩條之意動則心  
性俱動云耶

詳此數段語意依旧理會心性字不透蓋性非  
有物只是心中所具之理性具於心而不能自  
發而自做其主宰運用實在於心以其待心而  
發故不可謂性先動也以其由性而動故不可  
謂心先動也且凡言俱者有二物偕併之謂心  
性既不可以先後分言之則又安有二物而可  
謂之俱動耶孟子說惻隱是仁之端而中間下  
一心字以總攝之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言  
極分曉無透漏可見心性之不可分先後也故  
前者鄙說謂心之動即性之所以然也性之動



卽心之所能然也非謂俱動卽謂心之所能動  
實性之所以動云耳須就所以然所能然六字  
体認出

來諭曰若以為俱動云則兩條間誨曰然則  
何以不可分先後耶與兩條之意大不相合  
此條愚之本語記不得然其本意實謂然則何  
以云不可分先後耶乃自為設問之辭耳公則  
認作何可以不可分先後耶之意看無乃誤乎  
來諭又云誨曰理發氣隨氣發理秉之說是  
就心中而分理氣言舉一心字而理氣二者

兼包在這裏此心中之心字與一心字之心  
字並指方寸云耶心先動之心字與此兩心  
字不同耶

心一而已心中之心字與一心字之心心先動  
之心安有而箇三箇心耶且凡言心固皆主方  
寸而言然甚躰其用滿腔子而彌六合其西山  
所謂斂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無窮  
當如此活看不可只認一塊血肉之心為心也  
故朱子之答黃義剛心不是這一塊之間曰此  
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

朱論云就心中而子理氣云則心者理氣之  
合名邪朱先生曰心者氣之精英精英云者  
指兼包在這裏云耶

心者理氣之合此非淺說先儒已言之所謂氣  
之精英先生就兼包中而指出知覺運用之妙  
言故拙以為氣之精英耳

朱論云朱先生言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動則  
心性俱動云耶以二句觀之動之端重在下  
句而誨曰動底者即心之所以動之故也如  
此則動之時心專主動耶

朱先生語之非謂心性俱動也正謂動者是心  
而其所以動之故是性云耳故愚前日解此句  
之曰動底即心之所以動之故公乃曰如此則  
動之時心專主動耶夫所以動者是性則心豈  
能專其動耶

朱論云且以性先動之性指理而言必先動  
之心字指氣而言則理發氣隨氣發理兼之  
說猶是同耶念慮思意皆心之動云則動時  
性之俱動邪心專主動耶  
心性既不可分前後矣心先動之心字又豈專

指氣而言平理發氣隨氣發理乘之說與今所  
論心性先後之說所指不同前書已言之不須  
更辨其異同矣念慮思意以下所論之語亦與  
論心性先後之說同一誤也然於心性之說得  
之則此不待辨而洞然無疑矣

大抵未論辨詰諸說本欲極致其詳而意緒叢  
雜似不曾深思熟玩以造夫融解自得之妙而  
一看有疑處設問瑤又多旁引他說以較同異  
古人所謂如石騰霧反以自悔者頗近之矣況  
前書內大意已似說著而所疑如故今雖再告

如右恐未必能信而無疑也若以鄙說為可疑  
請就語類第五卷論心性處如答劉履之問心  
性之別等條潛心熟玩積以歲月洞見心性各  
義脈絡然後却看鄙說或可信取其窺得一斑  
處耳又有一說不敢有隱於左右嘗見晦菴先  
生答林擇之書論潘端叔恭叔諸人為學之弊  
云其間所論攝存涵養若要分別先後已是無  
緊要而元礼忽然生出一句心有未嘗放者遂  
執於上生出無限枝葉不知今若若理會得此  
一句有甚緊切日用為己功夫處耶又答書曰

敬以直內為初學之急於誠如所論此享統駘  
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今以此教說  
觀之心有未嘗放者之論固謬而無緊要矣至  
若操存涵養最為緊切功夫而先生之戒如  
此何耶不以真知實踐為事徒辨論先後之是  
務故先生非之况今心先動性先動之說比於  
操存涵養功夫其無緊要又甚矣何必苦苦分  
先後為此開爭競耶憶意莫如且當置以微妙  
辨論只將敬以直內為日用第一義以驗夫統  
攝操存不作兩段者為何等意味方始有實用  
功必脚踏著地可漸之進步至於用力之久積  
熟昭融而有會於一原之妙則心性動靜之說  
不待辨論而嘿喻於心矣如何如何

別紙

謂淺礙定不知窮格此語極令人警省深荷示  
及之意但晚李鹵莽非独礙定不得力窮格之  
未到十分而衰病如此將兩無所成是為嘆恨  
耳

答金而精

野半幅紙自叙向來李未得門多過多病深自

講書欲相揀治此意甚切但往年已未求而不  
得非公之志不篤而然乃浼自愚所得無以發  
公之志而孰有成耳今不知轉而他求復為必  
無益之行豈非古人所謂身勤而事左非計之  
得者耶然若以不敢當而無答則非朋友切磋  
之道故僭言之

觀公自誦其過曰李術麤陋心慮躁雜行已顛  
倒處事浮安接初泛忽以五病者正浼乎昔所  
深患而欲矯之者而今乃為公之先發耳公亦  
嘗聞朱先生白鹿洞規乎浼以白欲治五病在

以一規蓋其為教也本於明倫而以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為窮理之要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  
物為篤行之目夫李問思辨而物格知至則理  
無不明而李術可造於精微矣修身主於忠信  
篤敬而神之以德室遷改則行無不篤而心慮  
不至於躁雜行已不至於顛倒矣處事不在義  
明道接物以行恕反己則篤行又見於事物而  
浮妄非所憂泛忽非所慮矣浼雖知其如此而  
行之不遂今當朝夕相與勉焉可乎  
所亦動輒有過言必有悔之只在洞規修身目

中前所言必願者能力行如何耳抑又問之何  
叔京問於朱先生自謂有躁妄之病曰一言朱  
終已竟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竟其有過行亦  
云先生答曰所以有以病者殆居敬之功未至  
故心不能寧物氣有以動志而然耳若使至一  
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  
則又安有以患哉以則尤對病之藥今當相與  
十分策勵也

所云其於視聽言動聲氣容貌上患不能以規  
非繩墨守之而仍指無形影出入無時者欲聞

存之之道以問亦甚切矣厚之亦人欲存無以  
影之心必自其有形影可據守必加工顏曾之  
四勿三責是也故先生答何叔京書曰若顏曾  
以下須執視聽言動容貌聲氣上做工夫蓋人  
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執規矩繩墨上守定後自  
內外恬然決日用功夫至要約如此審之則  
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在整齊肅者正所以  
存其心也又答陳明仲書曰洪範五事以思為  
主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  
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居後夫

子桓曰勿不及思為蓋欲孝者猶其可見易守  
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得之心也至於久而  
不解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今亦當以  
顏曾為法未可為師而期於久遠者如何不可  
分內外為兩截事以外為粗淺易做底以內為  
微妙難及底功夫也

定靜安慮以李純吾問答觀之諸公說不無小  
差蓋緣諸公偶未及見此說而從己意說出故  
如此然以此自警尚不敢輕說義理可也因此  
而處事諸公則不可也

前賢訓教不一蓋各以所見形處說出耳豈有  
他哉今公欲做持敬工夫而必欲求對病之藥  
則是亦三先生之說欲棟取甚尤切已者行之  
此則不須如此也譬之治病教是百病之藥非  
對一證而下一劑之比何必要求對病之方耶  
且三先生四條說雖不同朱子嘗曰其實只一  
般又曰若從一方入三方入處都在這裏真西  
山亦曰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然後內外交相  
養之道始備但今求下乎用功處當以程夫子  
整齊嚴肅為先夫勿不憚則所謂心使一而無

非僻之十者可驗其不我欺矣外嚴肅而中心  
一則所謂主一無適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  
所謂常惺惺者皆在其中不待各條別做一段  
二夫也故朱子之諭楊子直曰待敬不必多言  
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  
衣冠尊瞻視等教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  
所謂主一自然不待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  
一矣其論方耕道等意亦如此蓋相與勉之  
主一之一乃不二不雜之一亦專一之一昨指  
誠而言但能一則誠矣故中庸以一言誠身然

字只當訓真實無妄之謂而在道以則為實理  
在人則為實心先儒皆有定說今日理之異名  
其於誠既非親切分明之語况性者指人物所  
受之理亦與誠字所指不同如此牽連來說愈  
見紛拏晦蝕竟無到得脫落明快處最講孝之  
所忌也

心性與四端七情所論大槩得之但性即理也  
而理與氣合為心故心性不可分先後說若功  
偽七情則一主理一主氣相對互說與心性說  
自不同不可相合為說前書已辨之今復合說



汝則似未喻鄙意所在耳

念慮思志意之辨性理大全諸儒說中詳之惟  
在沈潛玩味久自見得就其中而約言之陳安  
卿曰思慮念慮之類皆意之屬以說通矣今若  
考他書細分之念字韻會訓常思也古字作念  
蓋逐頃逐刻此心所在謂之念念者以今心為  
義也故曰一念俄頃之間曰念念不忘云慮韻  
會思有所罔曰慮以與對同磨勘之說可通者  
但思有所罔正訓字義對同磨勘以就臨事用  
慮必說之不可混耳思韻會念也然念不足曰

畫忘義念淺而思深念疎而思密蓋心省求通  
之謂之事物上心之謂也志意朱子曰志是心  
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云  
主張要德地漫語是五者皆心之為善惡皆可  
言之其欲去惡而從善云在至敬與明理而已  
今於日用常行處要見五字名理精的如公之  
不計艱險作妖遠遊志也以心隨事於一念要  
如何為之意也時之刻刻今頃所在之心念也  
因而有所罔慮也文字義理妙綿尋繹事物  
酬應新舊省記思也而其中志意思三者尤重

志欲其正大誠確而不失故孔子有志孝志道  
志仁之訓孟子有尚志將志之教意為善惡之  
幾毫釐之差已陷於坑塹故曾子之必謹其始  
朱子之防意如城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故箕  
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未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

別紙

心上加人字道字看者只以一箇心言動底動  
處等說以心性二字言其所指有一字二字之  
不同故其指所發而為言者亦各有不同又何

免與合而強同之耶心性先動之兩先字改下  
主字似差勝於先字教貫動靜之說甚善教為  
至於動靜無遠則酬酢萬變固可謂無難矣然  
亦不可以一槩斷之者必妥盡其道非窮理之  
至有以察倫明物而並有其才未易言也況至  
於富貴貧賤威武麗譖不撓其心者太須有許  
大志氣許大力量可自當之然則平時所存所  
養可不勗或不善窮理而徒守敬字陷於一偏  
正是如此  
忽疾之意發於意忽之病固有所不可已者然至

於加一急字便知自家這裏有病了。答潘叔度  
書循物無違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  
此物之實而無所違耳

別紙

朱子以勿忘勿助之間為敬非以有事之事字  
為敬以謂有事於敬者當勿忘而勿助耳。疑  
勿忘勿助未免用力未嘗致纖毫之力則是不  
用力之極致此雖似然而實不然蓋雖工夫未  
熟底人當其真得勿忘勿助而心洒然呈露  
此理自然流行時更有甚纖毫着力處耶況在

成德底其氣象為如何耶故以兩言通上下者  
乃可但初學之於兩得如練而楚成德之於兩  
得如密而久耳若胡雲峯以勿忘勿助為躰道  
之自然正與程子舉鸞飛魚躍而與必有事勿  
正並稱之意同無可疑者只為公將勿忘勿助  
認作初學用力如低着了故反發明說之太高  
而以為見道之流行其實見道之流行屬知安  
得便有箇鸞飛魚躍活潑潑地氣象昭

答金而精

橫城李生不諱地分甚善甚善但既云如然則

原泮李君何故却在下耶先是相從問業之故  
是則然矣今於此當如何而可李者相聚固不  
當屑屑爭校然國俗成習亦不可自我輩而專  
廢不知兩李意欲如何須先議定而後乃可相  
從若必欲序齒其間恐有難處者故告之去秋  
朴公來時不先定不無見恠於人

許草堂問性先動心先動一齋翁答曰心性  
與理氣渾是一物而古人為孝者或分而言  
之或先後言之蓋自本體以論之理先於氣  
自用工以論之氣先於理夫寂麟壽李為迪

之說想必因此而混言使人莫知先後之然  
其為孝問未免擇焉而不精之病耳以心性  
動靜之先後論之外物之來心固先動矣朱  
子曰譎然而端隨感而見釋之者曰感者自  
外而動於內也見者自內而形於外也蓋感  
者心感也見者性發也由以而觀之心先動  
明矣古今孝者不達此理或謂性先動於心  
必必狃於以性發而為情心發而為意為主  
而差了一云云一齋說竊疑心性與理氣渾是  
一物是非之論允儒之說而定不得更贅於

是非叢中也但先段言渾是一物後段言心  
先動既曰一物則何者先動乎又言感者心  
感也見者性發也似此言之若心性相對而  
為二物者也感發之際心固先動而性後發  
乎這裏不容其先後字明矣向論論如此感  
滋甚焉朱子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處底兩  
字上看透駁認出可知甚然也夫心之所能  
動實性之所以動也心非性無以為動不可  
謂心先動也性非心不能自動不可謂性先  
動也譬以穀種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穀  
面些子先儒論心性動處不過止是而已一  
齋深攻宋學之不精而亦未免所引朱說及  
異何如

鄙說正是如所論一齊此說比他說稍細然其  
不可分先後處地未能見破耳  
圭庵云性先發晦齋云性或先發或後發  
二公亦恐未見朱子處底兩字之說故欲強分  
先後也

自讀大學知規模節目之大且詳但嘗竊疑  
之一書之規必有一定之路而曰定靜安慮

曰格致誠正修似有兩段之程未知歸宿之  
地頃承誨諭李孝述朱子問答之簡而詳之  
李之問目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為知止  
意誠以下為得所止又或問以定靜安為知  
之所以得之故孝述竊疑定靜安在物格知  
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前慮則在意  
誠以下六事將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  
慮在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可實之處未知  
可否朱子答曰解中似已有此意矣定靜安  
是未有事時胸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  
同勘合也噫受這說以來沉潛味玩似得其  
糠粃夫定靜安是格致用力之積久而一朝  
脫然通透則心之射用光明即物格知至如  
明鏡止水所謂洒然處乎慮是及其事物之  
未知之審精而彼此之理無一不合如符莫  
差所謂對同勘合而意誠以下六事皆可用  
而得止乎

看得是甚善甚善

大學定靜安格致誠正之說頃承批誨曰看  
得是甚善而首章則曰定靜安誠正修是所

件

以定靜安為誠正修之效東人舊說亦有之亦也

章句曰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致知者推極吾之知識也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無不到無不盡處是至善之所在理之十分盡頭而所謂定靜安地分知止後節以也知既如是則意可得以實心可得以止身可得以修也矧章句又曰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

皆得所止之序也此處尤為曉然章堂答曰階梯之云須上一層乃上一層是八條目之功夫也即次之云既生一數便有二數三綱領之功效也三綱領是八條目之總曾八條目是三綱領之事為也推而論之無不合矣朱子恐以定靜安為終身經歷之以故更以次第相因而見為說以示人云

定靜安是知止能得之間功效以第相因而見者在誠意則知誠意之所止而得意誠三者在中間在正心則知正心之所止而得心正三者

又在其中間其在修齋治平每件事皆在其中  
非別有占地分做件事著安可與誠修對舉而  
為其效耶所謂節次階級之分恐皆剩語也

聞道之聞字潛室陳氏以為非謂耳聞乃心  
悟也即程子所謂一日融會貫通處私竊妄  
料悟道云者乃悟其人倫日用至善之理而  
止之乎此物格知至而定靜安之界分意識  
以下將然之際乎伏紙辯誨

所謂聞道當兼知行之功貫天人之理而言未  
說墮一邊而陳說亦恐有未盡也

前以許草堂所言善惡皆天理一句何稟而  
誨論云云以告草堂草堂答曰易曰八卦定  
吉凶吉凶生大業於此可見善惡皆出於天  
理也陽生陰殺陽淑陰慝天理自然非有作  
為也天生聖人設裁成輔相之道扶陽而抑  
陰遏惡而揚善使天地位而萬物育焉之何  
莫非天理也云云竊疑此論果得善惡皆天  
理之本義乎

吉凶雖類應於善惡然以此以證善惡皆天理  
之說殊不貼近不可曉



前稟程子論鸞飛魚躍處曰與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意同活潑潑地今竊  
臆料必有事焉而勿正者乃指心之存主必  
鸞飛魚躍方是形容天理流行之妙也而程  
子所引皆指其實躰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  
所滯礙倚著之意恐違孟子之旨也蓋道之  
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於此心故必此  
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異露妙用顯行  
活潑之地略無滯礙云乎若有所事而不為  
所累則此理流行云乎

所論似未見得這些意思不差何故中間有恐  
違孟子之旨一句乎若違則程子何以云同耶  
昨者誨諭以活水未未不窮形容心之生生  
不窮之說夜未思之方塘之中活水源源不  
息是心之生生不窮云乎天命之流行如此  
而濂溪先生看庭草意思亦同一般乎伏祝  
辯誨

示意大槩得之而未盡此詩之意蓋謂方塘一  
鑑虛明能應光影徘徊萬象無逃以喻人心虛  
靈不昧寂感無邊應用不窮也因歎其妙而問

方塘何以能如許清澈乎以有從頭活水源之  
而末故耳以論人心何以能如許神明乎以有  
降衷至理源之不已故耳若以濂溪庭草意思  
並言則有不同者濂溪意思自是仁躰晦菴以  
詩兼智之躰用

大孝大昔人皆言敬字而此經傳無一處著  
露者何如首章明明德一句為作大旨看何

如

大孝傳止至善處引文王敬止之說而推言五  
止之道繼之以切磋琢磨之功豈可謂不言敬

乎况朱子於或問之首明言小孝大孝皆當以  
敬為主又於正心章註及履致意焉然則謂大  
孝大昔在敬恐無不可若明明德雖為大孝之  
大綱領然謂之大綱領則可謂之大旨有所未  
穩

論李仲虎碣文平金而精

吾未見李風后之為人但以得於傳聞者想見  
其人能篤孝力行強之有絕異驚人之事故其  
倡率学徒亦能有聳動振作之效衰世豈易得  
此人哉及後得見其作心性悟圖并說詩等其

於道字精緻處恐未可輕擬也今諸君為師  
既經紀其喪事又述其行蹟欲垂示後世義甚  
盛也而欲令後有所去取於其間既未見其  
人安知其當否而去取之故姑以所擬處貼標  
而還之詩名大振語誇斬人一文語刻害認得  
為已何所不至所以曉人仁躰之語於此不合  
蠅蚊語與上毀言寒身意疊自得之趣神化之  
鈔以語學者不親切友朋凌躡之獎其為學也  
至一主於敬乃朱門人述其師學之語今取以  
稱之於此李風后有靈其敢當之乎深悼絕學

窮理盡性學必如聖人歎養漢以下無根本功  
夫等語皆似以風后任傳道之責皆恐未安皆  
知有是事於天下及非唯大有功於學者及砥  
柱中流惟先生而已皆過實之語孫花潭一時  
雖間有從學之人謂為一時師宗亦未當大抵  
為人紀行傳後須勿為虛張誇逞之語乃真是  
其人之事若不問當否惟務贊揚則後世雖有  
見之者是別有一般人其實非當年李風后也  
何益之有所責於中庸之道者天命所當然精  
微之極致不容有所加也李風后似有過中為

高之弊故恐諸所稱許有過當處如何如何且  
聞以人所以不通仕路由高安正並娶拘於國  
法而然以意亦當略言不沒其實乃可若不以  
為然非混可敢知也

別紙

神字所同太支離汗漫叢雜肯縈令人不可爬  
梳誠就其中略言之大抵神之別有三有在天  
之神在人之神祭祀之神三者雖異其所以為  
神則同知其異又知其同斯可以語神之道矣  
然則未論所說周子動無動靜無靜之神晦菴

五行之神子思神之格思之神孔子無方之神  
是理乘氣出入之神即所謂在天之神也程子  
凝神之神張子心神之神晦菴在人為理之神  
心神安定之神即在人之神二者皆單言神也  
若精神魂魄之異名皆就人身上指陰陽而對  
言之陰為精陽為神陽之神為魂陰之神為魄  
所以不得不異其名也然其實二而一者故可  
通謂之是神耳至如祭祀之鬼神又就二而一  
者以往屈來伸者言之故有若聚若散若有若  
亡之情伏意思要之亦非有二物也故中庸初

說鬼神屬造化中說洋洋如在屬祭祀終以神  
之一字結之可知非有二也所謂三魂七魄不  
知所末處雖語類偶引之定是荒唐之說不足  
辨也恒存不亡者實非恒存雖若散而已矣其  
氣之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向無窮故致誠以  
求之則復相感應若初未嘗亡者身以皆先儒  
之言勉齋所論亦不外此又如易中神明其德  
乃狀聖人之德神而明之言聖人之用孟子不  
可知之神又是聖人妙用不測之名恐不當與  
上教說者混作一樣看了大凡為學雖曰以類  
而推亦不貴如此徑就杏花不可知處窺測影  
象推求異同轉使心路少明多惑須先從義理  
顯然明白平實處傲將去積之之久漸解漸明  
以馴至於精粗隱顯一時融徹乃佳耳

與金而精乙丑

溪頓首不意凶變先夫人奄違色養承訃驚惶  
劇深無比緬惟純孝當初誤作遠遊不及終天  
摧慕號絕億萬何堪別後惟苦念行途艱險之  
虞及趙生員李國弼等書告訃繼得金君書崔  
德秀書始知奔赴得達免有他患甚間奉切憂

無不以言喻日月流邁忽踰歲時哀痛奈何罔  
極令何不審信後氣力何如惟冀強加餐粥俯  
從札制浸疾所廢未田奔慰悲愈增深謹奉  
狀伏惟鑒察不備謹狀

與金而精

漢教十年進退維谷公所知也冒控錄狀計自  
春初而時適多故亦多私卑至四月初六日乃  
遣狀封而十二日承聞國恤之變出於初七日  
驚惘之餘無望得達幸賴政院與諸相皆謂在  
外不知而為之入啓無妨因此竟蒙恩命

實天所相感祝欣載自幸未死之前得遂愚分  
之願人之云云固非相悉之辭未喻所云之非  
吾所及也独念無狀蹤跡既不得已至此而國  
厄又如以乃無由奔走末路少效犬馬之力為  
可愧死柰何柰何承知兩華俱藉朋友之助雖  
贈非麥舟其義尚在為可歎尚杜此涸轍一無  
容力於其間徒增悵惻而已執濕等證畏中例  
多此患雖微不可不十分預慎幸勿以為孺然  
而忽之古人居憂讀書修業之不廢放有何妨  
乎但節要書義理誥傳淵深寶未易讀只在專

心致志研究精深雖有未曉處毋遽舍置時之  
袖繹游意玩味久久漸熟自然悟解正欲速不  
得也去冬雖日相從實為草草如今儘好溫習  
也示索此間本一件八冊附來校送呈但其校  
正註釋猶多有未盡處為恨耳所云註釋寫在  
曆紙者安道輩傳有不知所在今未得送後日  
尋得送也但此釋本為李正郎港而作正郎處  
必有之如有傳借之勢借者亦可別幅所詢妄  
意奉答不知合理與否禮經諸書如示姑置矣  
廬所人未相從古人之所不免但亦須審度其  
勞惟吾所可堪者則無害不然何可強為之乎

別紙

國有大喪三遷 陵所幾民之用罔可想而所  
大可憂者又未可一二數徒為於愧當何奈何  
儒生等疏爭空館固非其時其間有至未安處  
九重如天傳聞未可盡信今執傳聞之說而  
爭莫大之罪此吾所謂未安者也然季文子之  
言曰見有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也諸生之於魯罔亦如此故不暇計他而叫  
呼如彼又何可深非之耶幾旬早災極甚未知

今得雨否深慮深慮

今居山廬朋友及隣里相知賻贈之外或有  
曾不相見者以財遺之或有臨訪致賻者鄰  
隣無貴賤以采束物饌或以財見遺者此間  
辭受實有難處賤者之遺以償償之財則還  
給尊且丈之遺菜束物饌則用之財則姑受  
而分諸窮族是否

恐當如是

就礪曾祖妣之家法忌墓祭并不得輪行支

子孫初宗嫡奉祀者專主設行至父身自曾

祖及亡母并旁親十二位神主一家奉祀而

且皆同原當墓祭則各就其墓位而祭之一

日之內自朝至晡參祭之人往復彼此氣力

困急專精未至祭饌奠器因急而或不潔雖

日設祭而猶不祭也除夕前二三日則祔位

行祭元朝則正位行祭而一年四名日以以

推行何如前侍門下適值元朝先生行之如

此而考之朱子之說在官者當如此云今考

定之只未知四名日皆以以行之乎且家廟

窄狹就礪之妻及旁親二位不得入廟而別



藏故時祭不得拜設而祭畢後乃祭亦未專  
精更擇日行之何如一家一月內再度時祭  
未知可否

專至設行近於古禮甚善然未子亦有支子所  
得自主之祭之言疑支子所得祭之祭即今思  
日墓祭之類然則以等祭輪行亦恐無大害義  
也如何如何同原許多墓各行祭之弊世多有  
此愚意不如掃視墓域後以紙塲合祭於齋舍  
無舍即設壇以行之可免瀆弊而神度享也若  
日祭前期而行雖非在官者常日不免有禮俗

注未之殯恐未專精祭禮徇俗行之耳上云除  
夕前祔位先行及此云更擇日行之恐皆未安  
家禮時祭條妻以下於階下設位

別紙

又在為母期而除除後冠服所宜前者韓承叔  
為申啓叔同此事略以鄙意答之公所見知也  
然此只據家禮及今士大夫見行之制而言耳  
今未系乃引五禮儀士大夫喪制條大祥後白  
衣白笠白帶之說因以推之於為母期除後心  
喪之服亦欲以白衣冠帶行之其實近於古禮

而可行者然於鄙意恐不當然也按禮緇冠素  
紕既祥之冠詩人亦歎素冠素衣素鞵之難見  
可知是古之禫服冠衣帶皆用白此五禮儀用  
白之所從出也文公家禮禫服皆用黻雖未知  
何所祖述然今人禫服依此行之已成習俗黑  
籃雖非黻亦其類也其他喪制亦率遵文公禮  
何徂於此必舍舉世遵用之家禮而從試古中  
廢之時制乎然以三年之禫言之矣著以  
是移用於為母期喪之禫恐有所未安者雜  
記日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

而禫鄭玄曰此為父在為母又據檀弓祥而緇  
是月禫註馮氏之說云云是古人之於此喪止  
十五日而除畢矣至家禮大祥章註朱子答或  
人則曰今禮凡延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  
祭皆夫主之由亡者言之故曰夫但小祥夫已  
除服大祥之祭夫恐須素服可也是子之期除  
後猶以心喪終三年矣由古禮則祥禫盡於期  
餘由家禮則祥禫在於再期矣且禮但有為師  
心喪無服之說別無為母心喪某服之制又禮  
曰父在為母何以期也至尊在不收伸其私尊

也由是言之為時申心喪三年恐後王之制家  
禮著之而垂世教耳儀禮父死三年而娶達子  
之志也唐賈公彥疏有心喪三年之說則恐周  
時已有其禮但禮經無文故又疑其出於後王  
之制耳今人既遵家禮之教耳為心喪當用家  
禮之禫服以循世俗之成例執義裁之中而申  
仁愛之情用意宛轉無有不盡之憾矣必若以  
是為未足期除之後衣冠反用純白服家禮所  
損之禫服損白而用黻跨古禮無服之一期其  
於至尊在不敢伸私尊之義何如哉且吾聞之  
况子謂子路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今也人家父兄習熟見聞皆以為禫用黻黑一  
朝乃用純白之服以趨庭進退以子以一箇  
期年未知其嚴親之意以為可乎安乎未也若  
親意不可不安而子強而行之也恐未為得禮  
也愚故於前所答韓永叔書外不能別有他說  
也  
三年朝夕止食無燃燭之文未知如何然廢之  
未安而貧家蠟燭實難常繼或曰油燈代用無  
妨也

國恤卒哭前士大夫於其私家時祭不可行忌  
祭墓祭等可行所喻皆合於副意未喻又云服  
齊衰者忌祭等使輕服者撰行此意亦當但嘗  
考古禮國之內喪與國君喪亦有間矣故今茲  
服內過右等祭徹家禮墨纓行真之例暫借白  
衣冠躬自行之才訖返初服身未知知禮者以  
為如何耳墓祭不止墓所只於齊舍內行之  
居喪始食鹽醬家禮不食雜記曰功衰食菜果  
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註功衰斬  
衰齊衰之衣服也小注藍田呂氏曰功衰亦卒  
哭之喪服周傳曰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  
果正與此文合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者喪大記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  
能勉也漫竊意古人謹長禮無所不至故其制  
如此然亦不以死傷生故未嘗不之以可生之  
道如此章所云與註中所引是也孔子亦曰病  
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勿死君  
子謂之無子聖人之為戒可謂切至矣然而為  
人子者當創鉅痛之際率不能自抑或至於  
病生殆極猶不知從權卒致不可救之域者比

比有之臣僕每竊伏念嘗乙巳詔闈時事未  
嘗不掩抑而收淚又如故友洪君應吉執喪過  
毀終至滅性會閱之孝豈謂是哉蓋人之虛實  
什佰難齊他物姑不論至如鹽醬若一際立限  
而令不食人之得全性命者少矣今聞虞卒哭  
過已久矣尚朝夕毀些少粥飲而已禮許跪食  
亦不昔近之其於鹽醬推此可知僕恐至孝四  
昆季豈皆一一能完實堅強可保其支勝乎萬  
或一有緣以而貽叢觀之憂不知何以能善其  
後以合於聖人之至戒乎切願千萬加意俯就  
禮制不勝幸甚

答金初精

漫今年舊疾幸不重發又得晚去世磨足以優  
游畢命只是一向衰耗小小雜病無時不在身  
比之年前又別是一般昏眩老翁回首平生所  
學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得時後慨念生質本  
下品於學又不得力如此將無以比數於世俗  
庸瑣之流也向今見未書所言過越不中至此  
尤甚讀之未了慙懼交集靡所措躬禮記曰擬  
人必於其倫公之擬人何其不倫耶純繆詩文

為不知者謾相傳播輒為具眼人識破小則譏  
罵溢世大則禍患及身如公少有相愛之心見  
必戒其人而收毀之又當早加鵠責於我俾庶  
幾罔免於末路今既不然而方且大為推重之  
辭云云不足又復云云以盛德者之所不放當  
宜乎漫之欲掩耳却走而不聞也因以此一事可  
見公之為孝尚踈見理尚闇處心未中正行已  
多矯越不拙於漫有患在公亦見有可憂者未  
諭廬居無外事讀朱子書為業以則甚善甚善  
然既讀其書當參其道何嘗見先生所以處人

處己之間有一毫無實過當之言與事乎先生  
早承屏山晦木之訓終始佩服畫像贊所謂惟  
闇然而日章或庶幾乎斯語是也故為學皆就  
低平近實處遜志虚心循循做將去及至後來  
道尊德盛極於高深遠大而所謂低平近實處  
遜志虚心之意依然故在也故其自任之重雖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性聖繼絕學為萬  
世開太平而不見有虛夸之迹者先行其言而  
後從之故也今公雖有嚮學之志而孝未知方  
未窺聖賢之藩籬慕善徒切而不知人品之高

下好古木過而不念已學之虛實不徒教人於  
非倫六且自處於太高聖人不云乎亡而為有  
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又曰人而無  
恒不可以作巫醫夫虛夸之害必至於此况望  
其能修身踐言積德入道以近聖賢之門庭乎  
誤之與公相從有年於此非不知公之病處如  
此亦嘗累之奉鍼藥不可謂不深切矣年未意  
公持服窮山創鉅痛深之餘得以回頭轉腦靜  
嘿思道必有懲艾改革之實矣及見來書大失  
所望嗟夫以公立志之堅篤誠能去疾病而低  
首下心實後事於自適自卑之學尚綱思晦恥  
躬不逮一於朱子之書潛神焉孰讀深思涵泳  
踐履勿以藝多而厭煩孰深之久將自通勿以  
效遲而輟功孰深之至將自得如是朴實頭做  
工夫最好孰日用應接處隨時隨事一一點檢  
過吾之所為中理不中理中理則加勉不中理  
則亟改苟於躬行心得處常存謹畏無慢忽放  
過則心不期下而自行不期實而自實言不  
期訥而自訥回視向之所為虛夸之言之事但  
覺其為任為妄尤坦然自悔報然自愧雖勸之

使為自不敢為矣如不以鄙意為然此病不  
此習不改則公之與溪名雖為學反不如不學  
之人守分無他非但不如不學之人適得罪於  
聖門嬰患於世路非小故也鄙性褊隘不能強  
其所不同以為同則必將至於草絕交之書以  
相處矣不知公意以為如何溪固知公為我甚  
厚望我甚初然而亦知公之誤處病處正在於  
為我過厚望我過切而有許多所失或不直言  
以責公誰更苦口以拯之乎朱子書曰小仁者  
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此言深

有味願公反復而深思之幸甚示諭節要書諸  
人未知孰為友孰為弟子孰為善學孰為傳道  
此則固當求知之溪嘗編考諸書所可考者纔  
十之四五而亦多未詳備其未考者或但因先  
生教誨進退抑揚之間而得其大概耳禮疑事  
報在別紙餘在還使不宣

別紙

前幸公來此日間家禮所疑及今所宜行此非  
淺陋所及而輒答云云實有未安今復蒙寄疑  
問一冊則又非前問之比將家禮喪祭兩門本



朱子之儀參諸儒之說準時制明俗失附以己  
意考訂辯論欲得從違可否之宜以至矯弊處  
變之道靡不致詳欲令混一一商酌裁定以成  
一部禮書意若以是率一世而傳後來嗚呼此  
何等重事而吾二人敢為之哉况固知公之孝  
謹誠篤盡心於慎終追遠之事乃以饋奠餘力  
讀禮功深有所感發而由此計也其為計非不  
善也而在吾二人分上真莊子所謂太早計者  
耳何者自公而言則學未成而名未顯自混而  
言則德愈下而識愈懵古所謂大禮與天地同  
其序既未窺其本原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又未知其節文而乃相與出位犯分率意妄作  
增損乎大賢之成書其能得制作之意而無乖  
繆乎駁正乎末世之敝典其能無專僭之謗而  
免眾戾乎昔司士賁請嚴於床子游曰諾縣子  
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失禮於床禮也  
而子游許之乎游未為過也君子猶以不稱禮  
而直諾為汰而譏之矧今後古證今有所去取  
改更可易而為之哉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  
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我及其

身者也使吾輩遂成此事正犯孔子之至戒不  
亦可懼之甚乎大抵公之病不患其不慕善而  
患其慕之過不患其不嗜學而患其嗜之急不  
患其不好禮而患其好之僻慕吾太過故誤以  
愚人為真善嗜學太急故徑以未學為已学好  
礼太僻故必以矯俗為得礼此三病者實公平  
生之大患而今日太早計之所由作也故吾未  
嘗不嘉公之志願愛公之為人而亦未嘗不憂  
公之難行於世也不惟公之行世是憂凡公之  
所以過相惟重者適所以重吾之不德招世之

怒罵則其終未必不歸於載禍以相餉也是故  
今茲之事不免舌口以奉曉於左右歛公三思  
之勿評勿愠勿謂我老耄而過慮當好事而不  
肯為也所屬既難承來冊當付未使之還兒子  
有所聞姑留以俟後優奉還

正俗失反古道固君子之事然亦有未可率意  
輕作者非但避禍道理有所常然若子曰愚而  
好自用賤而好自尊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  
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礼不制度不  
考文夫聖賢在下而議礼制度考文亦多矣而

聖人之言若此何也雖議制且考其間有不可  
一一專執底道理故云云又有吾從周之語非  
康節曰我為今人當服今人之服程子深歡其  
言之有理聖賢尚如彼愚且賤者當如何耶且  
吾聞之大程子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  
害於義則不可從也此則又為兩當切至之論  
也今公等事事必欲求其復古之道故凡今俗  
所為雖無害於義者必欲異眾而效古如槩彛  
忌日行素欲只行當日石灰不用榆水之類是  
也在公以病前後亦多有之細思當自知之今  
不一一如是所為無非將俗軋人之事朋怨眾  
謗禍機潛伏何足恠乎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書

答金而精內寅

前日遣書後未知公能曉吾意與否心常不寧  
今見來書果似有未相悉者益為未安早知公  
欲因此而更無向禮之心且欲相絕於平生吾  
何用苦口諄諄累教百言而不止乎鄙意正欲  
不相絕而相戒勵改度庶幾成己德而免世患  
如斯而已今若公言是吾所為力陳於左右者  
不足以相益而適以阻公向善好礼之盛心愧

恨不已然公毋疑我言之太峻切而反躬深思  
其所以然之故益用力於低手著實地異日當  
知我意也況不幸今復不意奉召命進退維  
谷近欲扶曳上道病重冒寒不勝憂憫不知行  
止之終何定也無聊之際對客伴書不能一一  
所不言者當默會耳

答金而精

示諭前書諸說後未追思覺其非是果能覺得  
甚善甚善今來書辭比之前書之病何啻十去  
七八雖其間往往猶未免有憤激迫切之餘證

然誠能有味於所舉鄙說數二條之意而以晦  
菴洗五辛方法治療之積以歲月功夫當有見  
效也況以無狀持身失當盜竊虛名正來書所  
謂偽儒者也而遭時洶洶致誤聖朝召命之  
下不敢不應止悔登途百病遽劇再辭不得而  
反有陞秩之命狼狽至此雖無病不可進况  
老病如此安敢冒恥以進乎況既進之後事勢  
之難有不可勝言如公所憂者平官舍淹久最  
又非便不得已今來安東地廣興寺止三拜狀  
席豪族命許否未測鬱鬱之度日奈何奈何讀

書程課如示得之但周易未易讀之書而傳疑  
書前日草本去年與商景善諸人一再料理過  
其間多所更定各騰之本亦或自有異同未會  
于一而諸人散去今何可湮以寄遠耶况吾不  
在家誰當搜送耶節要書等無事未到喪終編  
本寓見令驛吏騰寫未知畢否後日間之餘略  
在別紙大抵心事不好言不究心臨紙切切惟  
冀沈晦珍勵

別紙

父在為母期諸說曾於答去年六月書似頗詳

悉今復有以問何耶以愚所聞周公以此與後  
王益以申心喪之制而朱子後之未聞某代有  
不降者惟有唐武墨嘗請於高宗欲令天下母  
喪同父喪皇大明禮遂有同父喪斬衰三年之  
制寧可以亂聖典為世教耶 國朝不用明制  
最得無二尊不貳斬之義不知今世何等人乃  
違聖典與時王之制出禫服而廬衰經耶以此  
鄉里自好者徑情直行之為耳公號為知讀書  
每古礼說不能無教於此常若有不足於聖典  
而欲從彼人所為之意不亦異乎所謂過時不

然者應指時祭而言耳

別紙

父在為母降服周公之制得矣而後未又有心  
喪之制以申孝子之情可謂義之盡仁之至也  
朱子豈不足於周公之制而欲益之不得益乎  
令公讀聖賢書粗窺義理之端矣每不足於周  
公之制似若欲效無知之人出入異服以徇情  
直行者之為者何耶此理前答已略及之其未  
之思耶

為父降母服條謹依誨諭行之但罔領玉色

非徒於心未安今當國恤時用純白依跌服  
白乎重服在身當服淡乎

聞之古者君服在身不敢服私服沈禮今雖難  
行既當改私服而值國恤服白之時雖不用冢  
禮之黻而從古禫用白之禮恐不至異常也如  
何如何

降服者綱巾或以淡黑布製之今從否

恐駭俗

遇四時祭日几筵設享朱子已行今遵否

恐無妨

小祥止朝夕哭則廬墓者或於祥後晨昏上  
塚哭臨此而止乎或去廬墓非禮哭亦無據  
然若上塚則情不自己哭臨何害  
晨昏哭塚本為非禮况輟乎此而猶為彼乎此  
等事君子不貴也

凡題神主職銜字數多則所餘字行書于神  
主左邊未知禮於孝子旁題書其右旁何如  
職銜餘字書神主左旁禮未前聞此必以神道  
尚右以西為上以東為下而然也其為是者得  
失亦未可知也大抵此事從前鄙意欲以人左

為是者亦無的確證據可指為朱子所定但目  
見家禮及大明會典等諸圖皆書人左故恐人  
左為是耳且假令以右為尊以西為上其初面  
下端先書孝子名者恐或與今人上御前單  
字政院書狀及諸尊處單狀皆於初面下端先  
書職銜姓名之意同然未知其必然於公意若  
苦未信亦當各從所見為定難以強相同也  
外繼祖母繼外姑之服或以國典不載不服  
苟如是則曾祖伯叔父以下諸旁親妻皆只  
服其初而不服其繼乎



此說甚善能說出禮意有補世教

大祥返魂俗例門外迎奠今以極寒遠程事多有礙欲勿設郊祭直到于家且祥祭姊妹妻皆當參故欲前期一二日奉還何如此於就孀服除者或無妨故敢稟

古不廬墓葬日反哭故無迎奠之事今人率不能免俗留魂山野過三年乃返雖甚無謂然久於外而今返親舊之出郊迎奠亦人情所宜有也且父在為母服期者十三月而祥則宜此日返魂返後居處飲食一依喪禮以終再期而除

凡冠所謂心喪者此也今人又後仍留必至二

十五日而後返則夫禮之中又夫禮焉公雖好古禮以等節目皆未免俗而依行獨於郊迎之事不循俗禮如何如何但再期之祭以俗例則行於山依古禮則行於堂與其因循而遂遵俗失寧從權宜而反用古禮則前期一二日奉還以行恐為得之大槩如此其間曲折可否之決在公裁處難以遠度也郊迎堂祭兩項節目或貧家有難兩全者故云難還度也

題三 祝文讀畢懷之之意當哭泣哀遽不則

焚之故姑以懷藏俟奠畢讀主後焚之耳  
愚恐此處礼意精微不可如此淺看了蓋當以  
時死者神魂飄忽無依沿祀一人身任招未懷  
附於木主之責神依木主則便有與人相際接  
之理故讀畢而懷之以見招未懷附與人相際  
接之意聖人制礼永神之道孝子愛親思成之  
義其盡於是矣

別紙

外繼祖母繼外姑不可不服未說甚當昔有人  
為人後者欲不服本生繼母之服曰子約後書  
責之曰子思曰為伋也妻者為白也母不為伋  
也妻者不為白也母今某氏不為公所生父之  
妻子木文不能詳記大意如此其人愧服而服  
之公之說似得子約之意白子思之子其母被  
出而死子思以言明白之不當服也母子約引  
之明非被出雖繼無不服之理以此推之凡繼  
者恐皆然如未說也

答金勿精

示諭讀書甚善甚善從前知公嚮道雖切而讀  
書之功甚草以為學多窒礙今能改之加以工

夫豈不大益所論諸條比舊差明白似已有其  
驗然此亦貴積久積功期以終身之業乃佳正  
不可朝耕而暮穫也但前二幅及今六幅緣以  
病用心緒茫之未及整理而孫行已迫一未修  
報愧負不淺然亦非徒病故也相應原諒

答金西精

前後枉詞諸說皆非耗蝕心髓所施性裁然若  
逐報無報則無以見相長之益故敢以鄙意逐  
段勘訂報去或就末彙尾批寫或留末彙別紙  
寫出草札不儘看眼昏故也大槩看書說理比

嘗稍進更須勉力以副所望入都之後亦須堅  
守在山之時靜中加工之意終始不渝庶乎其  
不負平生之志也四七理氣之辯尚不能無疑  
何耶明彥舊亦疑其說之謬力加排擯近在湖  
南寄書來自言子細參究始知其非誤因著總  
說後說二篇未其言粹然一坐於正乃知人眼  
目既高不以先入為主而能超然自得於昭曠  
之原如此又其間措說出處釋語有病處亦中  
理皆可尚也

別紙

朝議非所敢指點也其考證禮文亦為詳悉但其解禮之意與去取之決不無可疑其實丘瓊山別有冠別有衰之說為合古禮蓋古人自初喪以至虞卒哭練祥禫皆有受服遞加升數漸殺以至干廋小祥一期之周為一大變殺之節故於首去經而則以加一升練布為冠於身去負版辟領衰而別以加一升布為衰又別以加一升練布為中衣以承衰以其練冠練中衣故謂之練耳非謂拜練衰也惟其衰不練故擅考註云正服不可變耳非謂仍舊衰不別製也此

周極文時衰制如此古今文質因時損益有難以盡從古制者故溫公書儀無受服與練服但以去首經等為之節斯為太儉朱子家禮因書儀雖亦無別製衰服其益之以練服為冠之文正是顧名復古因時酌中之制今五禮儀謂練布為冠所以從文公之制也而或廟之喪以辟衰為非禮只改練冠亦得文公之意竊恐後之知此礼一以文公為法則廢乎其得宜耳其他未敢悉云未喻仍用舊冠亦恐非也

答金而精下卯

李宏仲來接得同札審知外除平善不任馳想  
病漢諸君安道孫兒相見必能舉其梗槩今雖  
減歌病根盤錯於胃膈未得快去往後多端此際  
嚴命又降憂惘如何可言若舉國人情並如  
別紙所云別拙者之幸為如何哉但在此所聞  
諸說與示意大異且自家心中亦極有未敢想  
然者以今次 旨與前日誤加委重之意不  
同辭之益難為說故也茲以恐未免強作一行  
為說然及後思之一人都門事之極難處者多  
又慮往還之際或值極熱隆寒如何如何以此  
計未時定臨事當籌度以處惟照諱以後未知  
公常在城中或往來安山會知在廬時讀書頗  
有頭緒若如是不較久必有得入城後其能用  
功如彼時否書不盡意臨紙惘惘

與金而精別紙

閉門堅坐溫習舊業日有新讀義理漸熟如啖  
蔗佳境其味無窮樂亦無窮身在韋布多與名  
流往來必有後患慎之慎之

與金而精

縣人來獲觀兩君書細示使所等諸事曲折拜

奇明表書深荷念遠之勤且辱也但所云正二月間惠書俱已承見大病餘生心事更違日夜憂惶何暇料理地事以此闕於修報今亦未及愧負愧負愧初蒙例 台猶之可也至再 命下益深恐懼每辭自便有非臣子所敢安者不得不為扶曳登途計將此綿喘融執奔遑已無得全之望假而條入厥後難處正如所云此間真有孰羊融藩之勢不待擇者而知之幸何奈何韓傅金正何處作古金必以前病韓以何病令人悽怛無已慘怛無已時甫久臥漳濱太甚向慮李林川釋負而去甚好聞明表已發龍灣之行姑不報書餘不具

答金而精

示事是於君極難處之事恨於京外報聞時不及止之也今欲陳疏自効若當報聞之初為之則稍可既不為矣則或因有除官事而為之亦以為可今若無端當 國恤而陳疏云云尤似不穩當如何如何且今定議註雖不可曉豈謂士度今按朱子答余正甫書論國喪云朝廷州縣皆三年廵居許服白銘中白涼衫白帶選人

小使臣既袞除衰而覓巾白氎冠青帶以終喪  
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以必觀之今之儀註  
似為過當無降等皆行三年乎又不可因此儀  
註之未穩而踈疏自明也量處之

答金而精

都中相從四十餘日如一夢中廣降追別黯然  
至今去夜發熱無端得汗旋止今午腹中殊不  
早且冰上寒氣甚可畏然大槩無事而歸致仕  
之願雖不得遂護軍差合義分自此可得潛深  
伏與以畢餘生幸甚幸甚餘惟閉門讀書簡交

遊慎談說以副遐懇

答金而精

廣降別後月再圓缺秋懷慘矣有深於恒蒼頭  
遠來寄信勤悉又因得見諸友書多甚慰且荷  
現存都病蹟頗危之狀公自知之至廣降終日  
對語之時已覺有而蘇之意殊不比在都委篤  
之候公亦得知之否自後日漸有異故半途以  
後得以復禮至今交保無他賴商景善平冒前  
實對證之良劑故也為商君荷意非常而今又  
得以惠藥精佳可以繼商藥而澄養病軀銘佩

何勝銘佩何勝示及欲未固知之意非外作此  
語實由中發但時議如彼必不整時而止公若  
又未相從非但於澆有害在公尤可怕且凡為  
學問只在濟心積功久而不懈自然有得不必  
待合堂同席而後為益也王守仁學術嘗略觀  
破未知其行止如何又未知其行止相似處的  
在何處耶可懼可懼一語因他粗聞之宋宰  
閔判有何等語閔判最知澆病之深亦以澆為  
非耶然則他不知澆病者之紛紛何足怪也無  
須緒者謂不待請而歸耶其言皆甚當大抵澆  
仁止皆未免落在不可之一邊或以為為我或  
以為山禽皆中澆病之語也然豈知在澆愚病  
之分虛名濫恩前後蹤跡之間有不得不爾者  
千且萬耶其詳在與奇朋彥書病懣倦甚不得  
奉悉於君自可默會也知事得免章章朱子書  
欲依送上今以 廠衛未下去宮在家未安未龍  
壽寺有日書在溪上見輩皆不在家未得搜付  
朱入恨恨後當隨便呈似格物說亦在家且此  
本為答鄭子中而作時未示鄭而先寄君太未  
可亦候後日餘在別幅向寒澆家萬之不具



別紙

時甫為我之說亦何足恠況一生困於虛名惟  
以退身為義如水必東又自以憫拙無經綸之  
具未嘗敢攘臂妄作於時事其迹一似於為我  
時甫見其迹若此心實非之心非而不言是為  
相助遂非之黨安得而不言耶但時甫所云勸  
留之際說以況未記得而乃流聞於既歸之後  
似有相外之意非所望平生執友之間耳且當  
其勸留時已不知病拙衰曲所在又既云邪學  
復欲勸留以進邪說於君上何其謀之不審

耶去秋既歸後不十日金世憲安葬似以老病  
不職罷逐時甫欲使我必留與二人同逐然後  
為正學為忠臣耶異日若見時甫當語以一笑  
而罷今不能屑屑分疎於筆札間也交遊言論  
之間昔人所戒在公不無以慮極願知病痛改  
但當閉戶看書潛心力行何必紛紛况在京城  
中尤不可如此且秋冬有欲來見之意固所深  
願然此亦恐致人恠請姑勿勇決徐觀時勢未  
以後年未晚也

答金而精

春蒼頭未獲書承悉迎况佳勝不任欣寫浼以  
冬未嶺南寒暖異常病軀將竭尤難前惠八味  
元畏其決熱不敢長服間服之虛勞痰熱等  
證伺隙往復惴惴保持方辭前下 旨命復蒙  
遣官賜教誤加獎寵特異尋常震趣窘迫勢不  
得不出於觸寒道斃之計旋蒙 上恩有傳待  
日溫之 旨再生微喘感極涕泣第不知日溫  
之後又當如何憂惕深之浼若少有分寸精力  
可復進而從仕去秋何故不顧萬事顛倒退歸  
耶諾公非不知浼情事困迫如此乃復括出大

為掄揚之辭致令 聖朝有此誤舉使側席求  
賢之意終於落虛負罪浼身已矣其奈諸公亦  
不免歎天何哉浼常恨諸公見浼落井不一引  
手救意謂早晚能出我於井中者奇明矣耳今  
則大不然非惟不救更推而深入地尚何望耶  
此懷鬱之無處告訴聊發於君幸勿播也家兄  
抱寬九泉十有八年始蒙昭雪生人悲喜兩極  
無涯未知地下如何有深痛傷感祝之至細諭  
諸相語皆浼罪所當甘受惟增愧仄而已然若  
恐得浼歸有甚不得已然則而可少恕其罪願

不思耳李二相遺棄監司取古想不久上送矣  
南溟與李恒處之如何

刑紙

稱號當時據程子論濮王稱號而定不知明彥  
舍以當何取而定號耶他有所據則善矣不然  
恐不可改也致祭稱號等事非遠外所敢與聞  
但以皇字為皇帝之皇未敢必其為是也自他  
人稱之則可與皇子皇孫之類同議以則皇帝  
自稱其本生父母何敢自舉其尊號而加於親  
上耶故疑只是義大之義古人尚質以等字通

上下稱之無服之說固無的確可據也只因儀  
禮經傳君為臣服國及天子諸侯絕旁期不服  
國內推類依古嫂叔無服之礼而云也然此則  
混之酌度之言何敢必乎略在答明彥書中惟  
在明彥博考而定之耳然豈有不正期年之理  
朱子語類有間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七情論  
未之自性發只是怒有羞惡發出如喜怒哀  
欲恰都自惻隱上發朱子曰哀懼是那箇發  
看來也只是惻隱發盡懼之是休揚之二者  
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攝

過了今天命圖七情分起口端恐為不可  
蒙示深荷

理有表裏精粗云者表與裏精及粗必皆有  
理云乎理之有表裏精粗如氣之粹濁物之  
皮骨之類而言乎理本淨潔則表也粗也亦  
理之用而所謂費乎精誨幸甚幸甚  
衣裏精粗前說近是只以雙峯饒氏說深思而  
得之可也後說非是

答金內精表

春夏未累承惠書以心迹乖舛無言說可答朋

友故多未奉報今又獲見四月二十一日書辭  
意勤悉兼壽山藥丸一器可扶救病身無任感  
佩之至漫初既有虛名上欺之罪今未見積誠  
感天之效誤加除命抵死辭避俞音尚阻近緣  
虛德益甚濕氣侵襲赴召之計未由勇決復  
修一狀遣上日夕惕息以俟選收之命而已  
示諭四五條事真杜少陵所謂憂端齋終南傾  
洞不可輟者也奈何奈何然漫之所難不可謂  
緣此也尤以一身分義有極難堪者故欲堅守  
區區本志而天高莫攀人還黃救恐事勢之極

終至披猖也。盧公言非吾志，然亦似有不得  
不然者。吾亦已料之矣。就中不應舉事當稟嚴  
親之命，勿怨之。非他人所能與也。但公自不力  
做舉業工夫，其就試與不就試，無甚關事。惟恐  
拜與這邊緊急工夫，而廢之，則最不可。而大可  
憂耳。示欲來相訪，雖願一見，洗鬱第時勢有不  
便者如何。如何不如姑勿遠來，俟看時勢稍可  
而後，固相見之為善也。

臨中所云事，非杜公言也。亦有言豈公之過耶。  
南君不須為未安吾跡甚合其言，吾得其言深  
有警省處，為益不少。奇大司成屢寄書，未得  
修報，今承得寄存，同甚愧甚愧。

別紙

從祀寒暄一蠹，靜巷晦齋事，大概如來。喻然莫  
大之事，儒生等輕易上請，已為不可。吾等輕易  
定取舍，判優劣，之豈可易為乎。姑置勿論可也。

答金西精

夜候如前，天高露冷，秋思難禁。小卷以各煩寫  
遲，今刻始畢。上院未知，今及入。啓與各得請  
與未，又安可預料。益竹鮮翠，可夢深荷。

與金而精

前云報聞事竟作如何出場耶以亦殊非好消  
息不知君何以自處凡人字之養生送死欲極  
其情盡其道而已率乃以是得名豈所安乎然  
國中以孝登名者未必皆得官是未可預定也  
假使有除授恐不當上章乞辭也所以謂不當  
者今世大官有辭免只為文具初非實辭亦無  
有因辭聽許之例小官則並與制辭而無之如  
拙出衆而為之非徒無益於辭職必有好名犯  
分之謗有無限不好事不如不為之為愈也况

為親當仕則其辭也非實若不欲仕則微官之  
除豈必辭而後不就耶

答金而精已已

四宿追隨別於大灘所謂千里送人終成一別  
悵想之懷不須云云安道書云八日未暮下抵  
東湖何其疾行如是耶洩九日以後風雨作患  
濕浮之前甚可畏不得已坐陸於志州自是無  
事得返陶舍可謂粗幸但溪莊疫氣未殄初到  
一番人事煩擾心神頗未安定數日未漸入佳  
境耳幼論事時情如此亦坐於平日相知相愛

之人之口不知此何等意思我理耶殊為訝歎  
所謂人或疑之者不知以何為疑耶愚言此可  
疑但有所未盡處耳殿事如此猶為小幸他不  
能云明矣所詠益梅絕句和寄明矣他日或可  
見也既還回思在彼時之事止如一場春夢之  
類不知當日何以經過耶惟冀深自韜嘿勉暇  
看書以義理澆灌心胃庶不至大段作壞了也

答金西精

拙蹤已投山居無復他念者愆追咎日以懍懍  
朝事固不當與聞然於領相求退一事深有憂

嘆若終欲不出志國事何殿事亦不可說也奈  
何奈何其他云云豈有如此之言如此之事乎  
公之所問或不端的向然也皆為大憫天變今  
始聞之甚駭愕未如之何朝報政日求送甚荷  
甚荷餘在兇行不具  
山中春事已闌眾綠紛數景物無時不佳但無  
與共之耳東鄭同坐之言似會人意而病無之  
言太不近實為可恠也大抵慎言晦藏為公深  
祝

答金西精

連得兩書兼朝報略聞一二感荷憂愧不可勝  
諭浼粗遣中不免小小疾急之往復亦哀喘者  
之常事不足為怖就中曾未十圖中六圖校考  
還封送審見招校李明光使依此修改為佳如  
此校出同異遠以寄示深幸深幸未未者亦望  
如是為懇但今更細看圖之長廣似太大其於  
作帖作用披閱看玩皆未穩便追悔不小然今  
已盡刻勢難及改幸何幸何  
殿議凡事近日如何而定深以憂煎

答金叔精

去二十五二十八日兩書踵至承悉侍奉安慶  
夙夜效職深慰寄示兩劄及他事尤以荷感寫  
兒兒困於主隣不得不移以避之復恐吾父子  
前後有失於被輩而然頗以為愧浼衰憊日甚  
只以友素安公深有味於杜子美用拙存吾道  
幽居近物情之語耳許公如此吾可惜然不以  
人言而改圖乃其性也君雖往見何益餘議如  
此則他日之事固可慮然亦無如之何秦君疏  
中云云今亦已無及矣不須問浼意如何而君  
亦不須輕以語人人也亦及心統中國智礼字



後置奇承旨之言果有誤但病昏忘記不審下  
圖後置作如何那草本不來於以難以遠度須  
以別紙所寫更稟於奇承旨速以示及為望小  
印札不合於作屏人言亦當辨以告奇令公而  
刊去之為佳餘唯珍晦為重不宜

別紙

河圖洛書

北

先後天圖方位

先後天圖方位

陰靜右

太極圖

陽動左

右凡圖書之方位皆以左為陽右為陰是自北  
為主而觀者亦由北從主而觀之圖與人無賓  
主之分故前後左右東西南北當如此前心統  
性情圖後以而作之故仁左義右之位置如是  
分之以此言之智當下而居北禮當上而居南  
今乃倒置固當改矣但受思之河洛先後等圖

至明消長循環之理而曰太極圖至言命物之  
道在左陽右陰之交運而無系於南北上下之  
如何所以如是乎方位可也此圖上面是心靜  
未發之時下面是性發為情之以此禮者發用亨  
嘉之會而及居未發之地智者斂藏機緘之妙  
而願必發用之次無乃西義其當乎故今欲變  
其位置向皆以圖為生在北西觀者為賓在南  
自賓而向主自南而觀北則圖之上面為北為  
智下面為南為禮圖之左即難者之右為東為  
仁圖之右即觀者之左為西為義此非仁義禮  
智本位之有五易由觀者之向皆有變而四者  
位置亦隨變耳然則上智下禮仍前而仁左義  
右當互換矣又不徂仁義為然虛靈知覺之當  
依此互易而下面之有異於此者一一勸此而  
依改之乃為得之誠以是實之在齋如無異辭  
即當刊改或有異同即細報未仍須勿違幸甚  
此義曾於天命圖說已說破矣當作此圖時昏  
不能致察而有此誤今改此圖則曾進入御屏  
圖本不可不一懸修改惶恐此亦在奇代  
言善處曲折科圖議以示十圖形制大大大廣

不便於作帖展玩然今已盡刻應難改作唯恨  
奈何况當此多言之際尤為勢難乎

與金而精

心統性情中圖改處之說近修小簡于君令百  
奇承旨而改之矣今更細思若如前說則仁義  
虛靈知覺矣字皆改之下圖四字亦改之殊為  
多事非俱取也智雖斂藏機紙之妙亦與仁禮  
義三者更相發而為四端雖居下而當性發為  
情之以六何不可乎故今當依明彥之說只改  
樸中圖智禮兩字而已其他皆不改為佳前簡  
修送于徐敬差崦之行徐君受簡後久留安東  
今未見訪予陶山其間更覺前簡之說不必為  
然故改作此簡亦付敬差之行諱照其前簡則  
不必示明彥之佳

別紙



舊中圖

舊下圖



今改中圖



心統性情中下二圖改作說  
 河圖洛書太極圖皆以人左右為圖左右人自  
 北向南而看圖改圖左為陽右為陰理勢宜然  
 舊圖而背依其初定固無不可但如坎則人與  
 圖不分賓主將圖作己心看其於性情上之

徐礼智向背之勢有少未穩不若以周徽作一  
人心以人為主在北向南觀者為賓祗南向北  
而對看賓之右即主之左是為未為仁賓之左  
即主之右是為西為義其上為北為智其下為  
南為礼虛靈知覺四字六視以內左右互易古  
書下圖四字及仁智清駁左右之易做以蓋其  
實非方位之易由圖與觀者分主賓而有以異  
耳然所改止於圈內之方位向背而已其他並  
無改動也

答金而精

李觀察伯春得到惠答書審知近日佳信慰釋  
良多祖冰司情弊浩劇如許何以堪文然換他  
之計未可遂而徒乞毀謗或以成罪未可知  
不知忍而過了之為得也漫與李生山居累月  
近因事入溪上遂以年例有避留不出矣但恒  
兩作災麥荒已甚百穀皆告病民生嗷教病骨  
調養極難瀛德太甚可嘆兒午為主家所辱其  
事情果若為然至於懲治固不可為也十圖前  
未者已校送平安道矣全未六張內未校者二  
張畢校并會校重未者四張不再校同封還寄

去領取施行但劄子最末一張今尚未來何耶  
如是續之往復每至緩退可恨就中人之譏詆  
此固亦何足怖之何足恨但俟知者知之耳惟  
是聖意或未空於深味實驗之前警詆之說  
先入終歸於無益補衮之萬一此甚慨恨而已  
君若聞人詆毀亦當問若不聞乎心以過之切  
勿與之爭辨是非以致益生終之也別幅極荷  
開聲然不能一一奉答也大抵今此事端終必  
不止於此於君之甚可慮千萬慎嘿避晦

別紙

奇明秀男决歸計甚嘉甚喜近因柳彦判景深  
之來寄來碣銘謝狀修送即為傳之若已去國  
須尋可借人歸寄送湖南至望至望以人之去  
似無遠返之期拙者衰病日深恐難於再見思  
之至此不覺墮淚

答金而精

八月十四日書來滿紙縷々具悉甚慰知以監  
刈革亂代人受差入鴨鳥以大招人謔之本不  
知終何如耶計其日期今似可還都下致謗雖  
多我無指摘之事則終自息矣狂者屬羞悔一

絕寶藥石之言以韻呈納笑覽何如十圖刊畢  
即蒙印出至推帖寄惠感幸不勝為喻書院及  
趙李處寄本中庸一冊並即傳致早晚先有謝  
書矣其小樣板私刻事雖非大段害事但當以  
父象不好之日急急作此事尤恐惹起人指目  
恠怒不如姑傳以待風色稍定看如何處之之  
為善也聞許大雅寄此圖一件於李伯春監司  
將刊行於此道亦以欲改作小樣圖為辭已囑  
伯春而傳之矣况跋文本非所急而在澆則尤  
不可用也君文以招人譏笑也 文昭殿事不

至大失大禮已完甚幸且慶他尚何問耶但未  
審尊奉事令如何議然 聖意必不至誤入  
恐下自熟紛紜之患耳際辭日對辭政院日記  
雖非史草之比然自澆而言謗未入眼殊為未  
安入豈可改誤云乎大概不甚疎漏乃倉卒間  
善筆也其冊子恐犯人眼故見字去時附送為  
意善為收藏勿示人也至如謗說嶺海之云更  
慎毋多談君在微官我伏田野故也示諭江樓  
對月見思可知極有佳趣近在山房每夜起見  
月色皎然山川如玉之有望羨人者天一方之

想然以豈易為人道哉惟冀珍愛李生之還草  
草不宣

答金而精庚子

十罔小樣蒙許草示幸甚幸甚默觀時人意嚮  
於此等事頓異於前日道內刊刻事似無必成  
之意然得新樣小本而善藏之豈無後世之揚  
子雲耶故欲得之耳深友已製否暮春門安道  
未時付之為佳官兄廢學固可慮然乘其少暇  
即尋書冊日以義理澆灌栽培庶幾胸中不至  
茅塞為佳聞陪故欲未雖有相見之願又恐不  
樂者指作非議事適不遂奈何奈何題畫及武  
夷叙詩感興詩等送呈其中有要寫銘箴者然  
銘箴多少不齊以為屏書必參差不一此詩八  
首皆取六韻者書之既得整齊其言之潤妙警  
切又有甚於諸箴銘不知於意云何成君先德  
文字極不敢當而彼懇難拒又不可終匿乃以  
寄去但近辭朝貴碣文四五家間此則必大怒  
深深恐恐姑慎勿播君須曲囑幸甚幸甚

答金而精

今見安道書知君好在深喜就中亦爆十罔為



景善遺喪必不得成今因金士純當知君欲作  
之其能然耶其中心學圖第七仁說圖第八後  
未細思仁說圖當次於心統性情圖居第七心  
學圖又改之為第八乃為穩當李校理叔獻書  
未亦欲如此相換其言適合吾意今於小椽圖  
依此換作但改換七八兩字而已固不難也奇  
明表書問深衣製造與否素所願也製造事傳  
白為望婦人立俟不能一一

第七心學圖為八  
第八仁說圖為七

細札之存何只冇妨於作屏看耶此拙君之意  
耶抑諸公皆以為然耶若皆以為然則去之恐  
無難也

答金而精

李咸亨奴未得書今又安道等未承書及深衣  
幅中大帶梅竹盆等且見別紙所云山居琴竈  
之中殊極慰密但安道纔到奉化今朝始送書  
封等物深衣時未試著亦未詳其別之如何其  
漫衰憊日甚無夜口舌焦乾或少飲酒則尤甚  
似是胃熱所致慮之近後上等乞休致伏想今

已上達未知厥終如何當此多蒙之時頻煩  
請乞極知未安然以非他事之以不容中止要  
以得詣為期故如是為之物論必以為非矣柰  
何明彥家屏不知已下南否明彥歸後能自適  
讀書云可喜能在別幅惟珍恐悔嘿倍萬倍萬

別紙

十圖取恠於人勢亦宜然更不掛人口則為幸  
大矣小楮圖既已作之畢寫送來不姑但韓準  
氏無乃不皆寫典耶觀其意不樂則千萬勿強  
囑之為可星炳開刊事吾意不欲為之今聞金

明一有不好消息不勝驚惶但傳聞未可必信  
故金士純處不修吊耳如見為告之兩相呈辭  
首未略知之然白公之言未知何意耳新奇果  
如所示但時事如此後生不度時宜遠來相尋  
以最害事項者京生四五人相繼而至不得已  
宰拒其四人則已去其中一人無奴馬如未推  
送憫之之際又問柳生之末九憫彼雖妄意欲  
來公何不力沮止之乃反指導而送之以增我  
憂罷耶其末必欲拒之但前拒之人皆懷大怨  
而去云此尤深不好柰何柰何高意善文遣往

母喪之其然耶趙穆事吾之初意彼以為老親  
故辭遠處實職而求近地假職正與程林隱為  
親老辭朝職而請其郡博士以歸之意同非如  
冗賤之人求校官糊口之類故審之豈料銓曹  
意及比於彼類而斥之不聽耶甚悔矣言之輕  
也今對梅竹苑若見君古云觀物思人其以之  
謂歟

答金而精

愧再承 下旨驚懼逾前用措奈何他無可為  
但於祇受書狀內陳乞休致而去不知如何從  
當又上箋恐或因發他虞然舍此無他策也燁  
煩治藥欲惠二黃元感荷則深但李上國弼又  
必欲來他入宴有不知我事君與李生最先知  
我有此懼也何故被欲來而君不禁又勸使來  
耶來則峻辭還去者已七八人君等豈不聞之  
乃更如是欲載禍相餉何耶不勝憂怖旱災以  
中亦然民多流浮慘不忍聞亦恐自家同受害  
也胡釁果信則國將如何憫之奇君取家春下  
去為久退訂事當如此而大司成之除可慮然  
不來必無他慮況在其任時顯被大臣論啓而

復未就職豈可乎哉得見其書深深慰慰隨後  
答書為意

答金西精

李樂彦奴未得奉惠書縷々具悉因知近有移  
告之由然以此乃宦途之常事况其司故風况以  
陵折人為尚雖文官三四品人猶為不饒其肯  
饒各司微官乎吾嘗觀可依之為人似非妄肆  
廢暴人也但曾聞貴司下人推還時已與彼司  
相許無乃彼司昏更輩因事罔報惹起釁端可  
依則循故風而為之慎勿見於外為佳况狼狽

至以此然乞致一事不可中止擬欲更上箋草本  
已具欲少聞見時論而上之遲々之際伏承  
下旨有調理二字姑以目前緩退為幸而上箋  
亦姑傳止再但向公疏言太無意使人駭惑喪  
神無地容措奈何奈何大抵今之欲獲進我者  
無異於落阱下石納之罪網之中矣然則鄭子  
精抃我之力感幸何極未書謂於我安有如所  
憂之事乎此乃不能遠慮之言者不信也焦軋  
證依舊余蒙力圖酬惠謝證之藥佩荷萬々樂  
羨欲末已久加以君意如此者豈不知兩君之

意但時事如彼物論多端其聞不相樂者競伺  
間隙不知駭機之發有何日何事故每欲閉門  
自守以息毀謗後生遠來者率皆懇諭還送何  
独於渠羨不然故前日云々令幸有故且如我  
意而得未然如以遠路裹糧送奴亦豈易事以  
亦君所當勸止而不止者也具吳鄭三書極荷  
留意取送之勤也子精於謝簡為致望々具々  
二君隨後奉答如見為傳之小圖韓公欲書甚  
幸其心統圖中下圖改處會已奉告及見印本  
尚未改故金誠一正字如京時改作圖樣及小  
說言不可不改之意者并一書封付寄呈  
金行近當入京須留心依改為佳然謂當改於  
小樣圖及君所藏本而已若館本之改已不改  
於前日大學圖改之之時今豈可煩數啓請  
追改乎此則今日事勢不可之最大者也既改  
小圖內則後日豈無隨宜諸改之時乎今則切  
不可為也

別紙

後祀事儒生等前日輕發而不得已為不當如  
崔聃齡輩似已知其不可輕舉何故今後如此

此事最不可輕者何也一舉而後人若有他議  
則於其所聞非輕故也近看東文選崔孤雲  
乃全身是佞佛之人濫廁祀列被其神豈敢受  
享乎如以則不如初不入之為有先也今四賢  
非有如此之累然一時四人從祀恐不免有後  
議議得之得失不暇云云也海齋勝靜菴之言  
亦毋也其學固優於趙但論其倡道當時樹  
風後世則靜菴為優若以李為優人心不服

與金而精

酷熱不殺正煩官况如何况雖得調程之命

未釋擔負日久憂惶未月間復有新懇恐不得  
免也就中十箇當改處金誠一持去書及李國  
弼奴持書已言之今復審見則正箇劄子之子  
細大皆作字字此雖今俗例作字字其實作字  
為是今不可不改也初未詳細以至多有追改  
至為未安奈何奈何

答金而精

乞致事所示等當泐太慮及於此故箋已具草  
遲疑不敢上矣然何可還罷未月間又欲上送  
未知何如憂鬱萬論於公於私所言各異云以

尤可畏之機不知吾之事終何所定乎可恠可  
嘆近日眼疾屢痊作書甚艱奇大司成書未及  
答報李叔獻書亦然皆俟後便

別紙

幅巾

從朱子大全本傳而製出當額輒子奇明彥  
使反向裏而今考本文輒子向外  
制度吾所未解今未敢有議於其間且其制殊  
似駭俗不可戴且以所云程子冠代之但未知  
程冠今制否耳

深衣

依下送畫寸紙樣而造指尺以製之若裳不  
及蹠即衣裳合縫改綴合裳稍長何如幅廣  
不準尺故袂如一幅以為袂而及屈及肘為  
準

試著教日其長恰然及踝不持改綴而稱身可  
知指尺為不虛也

方領

或疑方領無其制魏氏曰衣必有領而後緣  
可施信如其說則最有緣而無領矣王藻所

謂恰二寸者果何物也况家礼本文既有方  
領又有黑緣其為二物明矣家礼領緣用二  
寸袂衣裳邊用一寸半今不然者考礼記玉  
藻恰二寸緣廣一寸半不方領與裳袂則皆  
寸半矣今擬領亦用寸半與裳袂同俾少露  
領也否則是恰為虛設矣云云奇明彦於深  
衣領緣專以魏說而製之又裳下際裏面不  
為緣此得其本義乎家礼本文黑緣領表裏  
各二寸袂衣裳邊表裏各一寸半云者衣裳  
上下緣用分別之制似乎明白而魏氏謂領  
亦用寸半與裳袂同也恐非朱子制法服之  
本意而少露領之文礼書不出故今制深衣  
專用家礼而裳下際裏面并為緣耳未知合  
規與否

魏氏引礼文領亦用寸半俾少露領今詳玉藻  
果不方領與裳袂則雖用魏說未為不可然今  
所製乃家礼本文雖不露領固亦無妨矣魏氏  
所存或入衣領裁入三寸以為領之說實為無  
稽別用布一條作領斯為得之裳下際裏面并  
緣如家礼之然但家礼大帶下後以五采條約



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今欲為此不知條制當何如奇明委不言其制耶

今考向留時山正深衣別集用丘氏儀節衣六

幅裳六幅故左右有標其縱裳之法全與家礼

不同矣况常疑家礼及大全書深衣圖裳前後

各六幅前則以左掩右疊六為三以當後仍六

幅之廣其形制相并不相應故丘氏之法宜若

可用今所裁製不用丘說只依家礼衣身四幅

裳十二幅之制其前後廣狹亦不相并便於著

用所以然若其前六幅自外左右在兩旁不以

相掩故也然則衣四裳十二非誤乃作圖者誤

為相掩以應曲袷之說耳

用丘制則宜於曲袷而似嫌於太鑿為新制今

依家禮自為得體但於曲袷微未未恰耳

別紙

前亦欲辭官事鄙意不必辭云云者以上有老

親一也微官祿隱古人亦為之二也所云受辱

本其司故風冰於公特發之事三也但公只知

當官盡職之為善不顧微官之體難得事事如

意剛銳太甚內自諸供外及位田人口等事減

削推奪動輒觸犯其為衆怒羣猜積毀銷骨銜  
鋒發毒亦何足恠乎公若慮此而必欲辭退老  
親亦知如此而不至堅禁則辭退何害貧不為  
親仕古固多有之然其間事勢之當否非他人  
遠處所能遠度須十分審處毋輕為後悔也  
舉朝論請事會知諸公有此議久矣固至美極  
好之意若 聖意洞照而快從何慶如斯但未  
知其終如何結末耳公為微官我在遠外何敢  
有幾於其間後增悚仰乙巳忠賢玉石俱焚固  
為冤痛甚甚但尹任凶謀虛實實未分明知之

故剗動之事或稱重難則果有之矣當速剗動  
之言未嘗出口彼何以云云耶然此亦但告於  
君耳不可傳播於時人也宗親疏屬諱事竟齋  
雷霆之感此則 聖德如天可為大平萬歲之  
賀矣成聽松碣銘用不用間今當送之人忙或  
渾處未及脩書後有使人當送之耳燈下眼昏  
書不成字可笑

答金而精

混未遂休致一日不自安欲復控乞箋文已具  
欲付此人而朝中方有大論冒呈極為非便故

姑停憫之奈何率百官事不知竟如何雖在山  
野不勝憂惶之至明彥祭酒之除難久閔貞固  
不可上來日久則自有朝廷處置但赴京之  
命非他泛除之比請辭似難果若人言不知明  
彥何以處之況六難為之謀也今送答書付其  
家傳致為望然書中不能決言其上未當否  
矣成君先公碣文序末云云已依其所而改  
之今欲送之及觀今未渠書又力言其先志本  
無明哲保身之意其不仕也只為多病不出與  
世無關而禍患自不及爾云云於是又就銘文  
內改鳳飛不下等數句既而反復看讀銘中猶  
多帶此一箇意思如所云往在前朝多士生國  
一節及一網冥鴻濁清淵襲等語皆為成君大  
厭之語在所當改而時未得可改之意且愚意  
自古高隱之士意思本皆如此若只因病不出  
與世無關而可得高隱之名則世之高隱之士  
豈鮮得而可貴乎若盡去此等語為平平病不  
出之意則又恐先生之蘊不止於此兩端  
疑惑不定姑且收藏篋中徐更思之終不能可  
改則當請成君更求于他人而用之為計惟照

眼疾艱草不復縷々

性情固信無端追書處前所呈六草々故改  
書而送請勿用前送而用此書之為望心固  
信之端疑說柳根不傳今始聞之果似未穩  
當更思之李咸亨上未字所云程子說何說  
耶咸亨時未報來耳多故固無妨但此固則  
以已進 御屢請改為難故前日云云耳

別紙

鄙人所憂之豈有辭不得而強起如戊辰之妄  
出而憂之乎只是為人臣而被受 王命當不

華門一紙辭謝偃仰不起一度再度猶不可況  
於往復紛然無有了期天下之未安更有如此  
者乎君之以過憂責我雖似為當亦出於不思  
之故也

與金而精

縣邸人齋去書領見各前未書有因公欲未南  
之意雖甚企望又恐必有云年防 啓之事其必  
以是未遂所願耶可恨柰何近間無來人未聞  
京信雖間得朝報教懼率皆疎略未知乙巳之  
爭竟如何耶似聞尚無 允許之望而朝論略

無回意其然耶其不然耶慮萬不已奇明委上  
疏辭職顯言其事云亦似出於不得已也然  
自此其勢益分竟作如何結未可憂牛端其疏  
可得見耶陽寄彼書却人齊去未知傳否如何  
若未也須速因傳是望況以朝有大爭論上箋  
乞休似為非便箋不得上鬱以度日日望事畢  
而上之為計此中大兩連朔餘殘穀腐損殆  
盡凶甚於去歲舉有填壑之憂號怨嗷嗷不忍  
睹聞奈何流聞靖陵寢園水入太近其然否  
不知何以知之安道奴以亡兒挈婦事進去索  
道緣勢難不得自往想又不得無煩於左右之  
指揮悲恐填膺無以為喻權德原失祿久於京  
艱窘極多於此等小事亦似難了尤深未安餘  
懷未悉惟珍重

答金而精

頃又得具直講齋來書備審好在向深欣慰  
既雖無別恙一向衰耗虛劣秋末驟寒調攝甚難  
江舍高潔不可居住將龜縮溪莊以為過冬之  
計固示喻知獲免靈地天恩周極周極聞之  
率百官俸退後兩司辭職云不知其未如何

想今已有了畢之。命假使未畢，況之請休，不可不為。故乞致仕箋一道，又書狀一道，託裴學正上送。其中力陳兼職提調等事，不知能上格。天聽與否，不勝憂鬱之至。所云某與某，杜無爭。疏人言固當，但彼與我非同議，而如此所處之地，時義適然，所謂不謀而合也。查何

答金而精

近奉縣人奉來書，得審後度康勝，深用慰釋。朝爭凡事，示及詳悉，感荷感荷。其勢之難，至於此極，憂恐萬端，不知拜表時，臺諫何以處之。無乃

賴以而有結末耶。況上送箋狀，今已二十二日，尚未承命。未知何故，亦甚慮何。非不知無一言之未安，當時變故，罪狀多所未詳。身在遠外，未知朝議而妄言上達，或與時議不同，則反有所害。故不得強為之物，論歸咎云。查何奈何。詮聞具二相，歸後乞致仕已蒙允許。然則況亦同此例。蒙允而銓曹不坐，不以時奉行，故致此遲遲也。兒婦患腫久未膿熟，尚未針治。又聞孫婦病甚，被此憂念，不可勝云。衰極昏耗，不能自強於素業。金字昂目見，初去耳物格無極等。

改說草本字昂持去示禹景善於彼取觀則庶  
知淺不至終迷也明彥處附鄉人滯務安者已  
寄改莫矣賜書及耳掩惶感無已聽松碣文  
事詳別紙須曲照善圖懇望泯悲以不用已意  
屢欲改之為嫌而請還也為百世名賢而作傳  
後之文不得其實而妄為浮誕之語恐得罪於  
後之秉筆人是懼千萬毋忽

物格之釋

今因明彥引證理到諸說參考大學或問理雖  
散在萬物而實不外一人之心一段見補亡章  
或問小註夫子說也細思之始悟理到之言未  
為不可今當從明彥說

無極之釋

此六鄙釋有見未盡處亦因所示明彥說備考  
諸儒說如黃勉齋饒雙峯已說破分明始知淺  
不深考而費妄說之非近又得李養中書論此  
段十分明快當從其說為是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